笔者对赵汀阳了解不多，只知道他是中国社科院唯一在职的哲学学部委员，曾提出过“天下体系”理论，除了学界，几乎没有大众层面的知名度，在世界哲学界名声不彰。作者是李泽厚的学生，据说，如今已经不参与学术前沿的生产工作，但作者也没有走向科普的领域。

本书题为“第一哲学的支点”，但关于“第一哲学”的讨论，更像是本书的一个引子，而非全书的主题。作者在导言中写，“我试图论证，哲学的第一问题不仅必须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，而且必须同时是所有问题的反思者，或者说，只有当问题的制造和问题的反思重合为一，我们才有把握肯定这就是不可还原的第一问题。”但本书的前言部分，对本书的概括可能更为合适，“本书思考与每个人存在相关的形而上问题”。

有人认为，作者是一位好的哲学读者，就笔者粗浅的观察，确实如此。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作者思考的集合，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对其他哲学家观点的点评、归纳、整理或批驳，作者自己的观点夹杂在其中，以算不上系统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。就本书来看，作者关注比较多的哲学家有苏格拉底、笛卡尔、康德、休谟、胡塞尔、怀尔斯等，偶有提及先秦诸子，但往往只是增加一个比较的维度，重心还是在西方哲学史的人物。

巧合的是，作者的一些观点与笔者相近，试举几例。在作者看来，宗教关于思想问题的解决方式，比哲学更加有力，但代价是从哲学的试图彻底反思走向不需要反思，只需要相信，以第一信念取代了第一哲学，正是笔者曾以为的“以答案取代过程”。康德和胡塞尔都是西方哲学的大发展，且他们的主要哲学成就都与休谟所提出的诘难有关，但是，虽然他们都做出了非凡的成就，但作者判断，他们实际上没有超越休谟问题。说起来，黑格尔的建构实际上也没有超越康德所设下的界限，当然还有无数的后来者。

作者的点评往往是有洞见的，如关于蒯因与形上学回归的问题；海德格尔“背叛”胡塞尔的意义在于把存在问题置于意识问题之上；后现代主义无法落实只是姿态；古代制度也存在宪法性（这一点作者解释得相对抽离，这毕竟是一个历史性强于哲学性得问题，缺乏史料的实证更像是空谈，但笔者认为作者的判断是有道理的）等等。可以看到，作者在本书中所关心的领域从形上学、语言学、政治哲学一直到伦理学等等，诸哲学所涉及的关键领域，作者往往都有谈论。但作者似乎对“科学哲学”，或哲学与科学的交叉领域兴趣不算很大，某些判断有待商榷。如作者认为“缸中之脑”肯定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问题，但如果加上一点“科幻的想象”，以及意义的迁移，这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哲学的问题，以一种思想实验的方式将休谟问题推展至一种极限的程度。可能正是这种“极值”的特质使作者忽视了背后的价值。

本书虽然不是哲学学界的创造性工作，但也不是哲学的科普，本书设计了太多的概念，即使作者写得并不晦涩难懂，但终归不是对哲学家思想系统性地梳理，最好还是有些基础再读本书会更能理解作者尝试传达的意涵。但作为“哲学的读者”，即使再有创见，终归还没有到“哲学的发展者”，上限离被读者的高度相去并不遥远。